

不斷超越的詩性人生

——當代著名散文作家王充閏

王充閏，當代中國文學界德高望重的頗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家，他的散文最為全面和典型地代表了學者散文的文體風格特徵，代表了中國散文審美的高品位與創作的高水平。他的散意蘊藉深邃，風格優雅從容，「如江上清風，山間明月」，「其學者的風度是從博學善辯的散文境界中出現的一種藝術儀表」。知名學者徐中玉如是說。

王充閏的作品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情結，帶着現代的精神走進歷史，走進傳統，又將歷史和傳統引向現代的文化生活和現代的精神世界，不僅深刻地體現了對歷史傳統的親切體認和理性把握，而且更是對文化精神的一種具體實踐和價值延伸。

王充閏的作品揭示複雜的人性，不嘩眾取寵，不趨時媚俗，而是在潛心閱讀、研究與思考基礎上的艱辛創造，真正把散文當作純粹藝術性的美文來寫。其高超的文體技巧和語言功力，是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突出貢獻。

王充閏發表文學作品，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，六十年來，在國內外三十幾家出版社出版《清風白水》、《滄桑無語》、《面對歷史的蒼茫》、《何處是歸程》、《成功者的劫難》、《龍墩上的悖論》、《文在茲》、《事是風雲人是月》、《千秋叩問》、《成功的失敗者——張學良傳》、《逍遙遊——莊子傳》、《國粹》、《詩外文章——文學、歷史、哲學的對話》等文學作品與學術著作70餘部；近期出版《充閏文集》20卷。散文集《春寬夢窄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「魯迅文學獎」。因其在全國文學界的權威性與影響力，在第三屆、第四屆魯迅文學獎，散文雜文評獎中，連續被中國作協聘任為評獎委員會主任。他的散文作品有50餘篇被選入大、中學語文課本及各地高考、中考試卷及輔助教材。其作品在港澳台及國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，散文集《滄浪之水》《國粹札記》先後在香港三聯出版公司、中華書局出版。《滄桑無語》《歷史上的血腥家族》、《成功的失敗者——張學良傳》分別在台灣出版；散文選本《北方的夢》，被譯成英文、阿拉伯文。

王充閏的文學成就得到了文學界、學術界的充分重視，全國文學、史學名家紛紛撰文評介，對其作品進行專題研究，予以高度評價，現已結集出版八種評論集。王充閏被南開大學、遼寧大學、湖州師範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聘為客座教授，先後多次應邀到北京大學、中國傳媒大學等高等學府開辦講座。王充閏文學館不久前在營口開館，前往參觀者都為他的文學成就而感到震撼。

撰稿：劉文艷 李蘭

供圖：王充閏文學館

始終如一的文學追求

王充閏退休之後才成為專業作家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長期以來，一直是「亦勞亦武的民兵」。他當過中學教師，報刊副刊編輯，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長、省人大常委兼副主任兼省作協副主席等職。像他這樣長期擔任省級領導職務，把本職工作做得十分出色，卻能在業餘創作中取得如此輝煌文學成就的優秀作家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實屬罕見。王充閏在回顧自己幾十年的創作歷程時，他深情地說：「堪資自慰的是，我堅持了，我奮力了，鍾情於繚思女神始終如一，未曾移情，也未曾懈怠。」他是繚思女神的忠實情侶，幾十年如一日，無論遇到何種困難，都是「滿堂紅如絲，磐石無轉移」，他以驚人的毅力、艱巨的勞動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始終如一地堅守文學追求。

以高度的文學自覺，挑戰自我，不斷超越；以恆定的信念，守正致遠，德藝雙馨。王充閏的成功，首先得益於其幼年打下的文學功底。他六歲進私塾學習「四書」、「詩經」，依次講授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莊子》，以及《古文觀止》和《古唐詩合解》等，爾後就練習作文和對句、寫詩，從而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功底。苦讀八年，練就強記、動作的「童子功」。以至於影響其中學、大學以及投身工作、走上領導崗位後，一生始終苦學不輟，不斷地兼收並蓄的文學根基。

退休之後，由於走的是業餘創作道路，王充閏要比那些專業作家面臨更多的困難。概言之，就是勇闖三關：一關時間關。面對着讀書、創作、學術研究間緊張、繁忙工作之間的尖銳矛盾，他在八小時之內，心無旁騖地集中處理工作，加上保證必要的飲食、睡眠，餘下來，全部業餘時間用於讀書、寫作。無論節假日、早午晚，寸陰是競，分秒必爭。坐車外出，會議間隙，甚至晚上洗腳時，都要拿着書本來讀，友人笑說是「立體交叉工程」。一些程式性的場合，他很少露面，盡力避免世俗應酬，犧牲了常人應有的生活樂趣，探險寫作無暇顧及，還來送往絕無輿致。1986、1987兩年，應人民日報、海外版的邀約，作為幾位主要撰稿人之一，參與了撰寫《望海樓筆》專欄文章。按照編輯要求，定下體例，然後根據素來的知識儲備，確定題目，釐清脈絡，動手寫就。當時他擔任分管常務的市副書記，平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。到了星期天、節假日，大家都休息的時候，他躲進辦公室，奮筆突擊，以便按時交稿。

二關世俗關。對於王充閏來說，文學是其一生無悔的選擇，既然結緣繚思女神，就需要放下常人放不下的東西，名利關頭止步，耐得住寂寞。在各種誘惑面前、選擇面前，他都毫不猶豫地選擇文學。1988年春，王充閏調任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長之後，曾先後遇到去外省和中直機關擔任更高領導職務的機會，可是，他都主動放棄了。他想在熟悉的環境中繼續做自己駕輕就熟的工作，從而撥出更多的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。他寫過一首《寫懷寄友》的詩：「埋首書卷快迎迓，未須奔走競浮名。拋開私慾心常

泰，除卻人才眼不青。襟抱春雲翔迤邐，文章秋月印寒汀。十年閑別渾無恙，宦況詩懷一樣清。」這種雲水襟懷，書生本色，深受文人們賞識。一位老先生在贈詩中稱讚他：「蕭蕭意氣余文籍，未妨終始作詩人。」

三關心懸關。王充閏的詩文創作，妙筆生花，文采瀟灑；而他寫作的環境，或者說整天的腦力勞動，二者只有形式差別，而並無高下之分。而王充閏在每日面臨的龐雜公務、世事紛擾中，還要搞文學創作，矛盾、衝突無時不在。面對這個心態、換筆的問題，他左手公文，右手詩文，出色地扮演兩種角色，完成雙重使命。不難想像，為了衝開這道關口，他該付出多大的努力，做出何等等的探索啊！

說到「換筆」，又聯繫到另一件事。當世界已經走進信息時代，信息的處理速度已經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，「換筆」便成為一種新的誘惑，新的挑戰。因而，早在1994年，王充閏大學以及投身工作、走上領導崗位後，一生始終苦學不輟，不斷地兼收並蓄的文學根基。

就開風氣之先，運用電腦寫作和搜索文化資源。這既提高了勞動效率，又進一步開闊了眼界，轉換了思維方式，使他在創作、研究之路上，如虎添翼，增加了助力。他把讀書、創作、學術研究視為人生至樂，看作一種詩意存在的生存形式。退休後頤養天年，飽享天倫之樂，原本是許多人的生活常態、刻意追求；可是，王充閏退休後的生活比起之前，卻更加緊張，當然也更加充實了。他絲毫沒有停止追求的腳步，依然執著地奔走在工作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道路上。對於他來說，離開工作崗位後，公務活動很少，人際關係簡化，世情紛擾漸漸淡去，正可恢復書生本色，實現平生夙願，在他看來，創作的艱辛，體現為一種長期磨礱性情、積貯感應，一朝綻放、四座皆春的甜美。用一句詩人的話來說：是「痛並快樂著」。作家面對作品，宛如母親面對嬰兒，那種可愛的「孽尊兒」，總會帶來一種溫馨感、成就感、自豪感。他說，創作過程是艱苦的，但創作心態卻並非像負重登山那樣，筋力緊繃，氣喘吁吁，而是表現得輕鬆自如，左右逢源，絕非膠着、執拗狀態。創作過程中，總是努力減輕心靈的外部負載，從容不迫、張弛有度地發揮好自己的創作活力。宛如舟行江上，縱目山川，仰眺俯瞰，剎那間感受到宇宙生命的律動，感受到這一律動與內在情懷的契合，自與心會，情與景融。這節節，作者的內心，有如宗白華《美學散步》中所說的：「湧現了一個獨特的宇宙，嶄新的意象，為人類增加了豐富的想像，替世界開闢了新境。」「當其得意在心，心與天壤俱。間闊隨舒卷，安識身有無。」（李白詩句）達到了物我神會、雙向交流、的境界，將形而下的景與情，上升為形而上的審美超越。

挑戰自我，不斷超越，為王充閏在文學道路上前行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，也是他不斷攀登文學高峰的成功軌跡。2002年，他在北大散文論壇上，以《渴望超越》為題，開篇就說：「『對於一個真正作家來說，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到達的領域的一個新起點。』海明威的這句話，我記得很牢靠，因而時時不忘告誡自我，渴望超越。」

在這個問題上，他十分清醒，高度自覺。他認識到，人的年齡大了，銳氣會隨之消滅，更容易師心自用，拒絕不同的見解；特別是出了名以後，讚揚的話聽多了，難免處於自我陶醉狀態，再看不到缺陷；名聲大了，到處都來約稿，文章隨地都能發表，很容易出現粗製濫造現象。人一成名，便不再屬於自己，會逐漸地融入到「喧嘩與騷動」的社會浪潮之中，從此，將告別寧靜，告別超然，告別本我。所以說，成功是一個陷阱。這種自我膠滯狀態常常導致寫作障礙，造成止步不前。避免和消除障礙的唯一途徑，就是無所眷戀地重新塑造自我，一切從頭做起。

這樣一來，就如同一位文學評論家所說的：「王充閏在散文創作的途中，以一顆不寧靜的心體察着創造的痛苦與歡欣。——他選定了『創化』這個永恒的狀態。他始終覺得自己未完成。未完成是一種勇氣，否定自己，走出自己，向新的目標行進。未完成是一種狀態，在未完成中生命還在年輕。因為認定自己永遠未完成，王充閏把不重複自己作為藝術創造的標尺。——他的藝術視界始終是敞開的。沒有固守已經形成的，沒有排斥將要出現的。他一直在循着一個內心律令向前奮飛，不斷創新，不斷發展。」

挑戰也好，超越也好，不能單憑意志與良好願望，首先需要依靠堅實的理論與學術功底。早在八十年代，他就從個人實際出發，大範圍地、高難度地進行補課。首先是，集中時間、集中精力精讀恩格斯的《反杜林論》，光是在書頁空白地方，就有五種筆跡，密密麻麻地記下了學習心得體會。從1985年開始，又花幾幾年時間，深入研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、馬克思的《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》、黑格爾

的《美學》、羅素的《西方哲學史》、丹納的《藝術哲學》、卡西爾的《人論》等哲學、美學名著；同時，也研讀了國內幾位文學家的著作，其中有朱光潛的《談美》、宗白華的《美學散步》、蔣孔陽的《德國古典美學》、王朔的《美學概論》、李澤厚的《美的歷程》《美學四講》等；還有法國年鉴派史學、美國新歷史主義方面的史學著作。這樣，一直延續到新世紀之初，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學習、研索，迄未間斷。

王充閏文學修養深厚，因其文學創作起點很高。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，他就應邀為人民日報、海外版《望海樓雜筆》專欄撰稿。在此前後，寫作了大量思辨性散文。接下來，轉為帶有哲理性的、以記遊為主的美文寫作，代表性作品為《清風白水》《春寬夢窄》，徐中玉、郭風、馮牧、謝冕、閻綱等名家都有文章評介，稱他的散文「出手不凡、獨具機杼」。1997年，《春寬夢窄》獲首屆魯迅文學獎。

對此，王充閏並未滿足現狀，而是繼續尋求散文創作的突破，九十年代後期轉入歷史文化散文寫作，其突出特點：一是成系列，如帝王系列、文人系列、女性系列、愛情系列、友情系列、哲思系列等；二是說古不忘關照會現實，曾以《歷史文化散文的現實期待》為題，在北大中文系做過演講；三是就選材說，專愛講「硬骨頭」。他一向認為，藝術的魅力正在於用藝術手段燃起人們探索未知領域的欲求。為此，他喜歡研索那類富有爭議的人物，人生道路曲折、複雜，生命歷程充滿了戲劇性、偶然性，以及謎一般的代碼與能指，難於索解的悖論，甚至蘊藏着某種精神密碼的人物。如陶晉國藩的《用破一生心》、寫歌德的《斷念》、寫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《解脫》、寫羅秋白的《守護着靈魂上路》等文化散文，都體現了這一點。

到了新世紀，由專注歷史，轉入關於傳統文化、國學精神的創造性轉化、創新型發展。以《莊子傳》為起點，陸續推出《國粹》《文脈》《詩外文章》等人文傳承系列。《逍遙遊——莊子傳》，作為他的散文創作的新的制高點，有別於以往的散文創作，如果



▲王充閏文學研究中心、王充閏文學館新址揭牌儀式座談會



▲王充閏近照

不斷超越的文化自覺

說數十年來，王充閏的散文創作手法主要是敘事、描寫，間雜着抒情、議論，在謀篇布局、立象盡意、文采修辭，亦即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基本標識方面着力；那麼，這部傳記的寫作，則同時下了義理、考據、辭章等哲學、史學方面的功夫，是真正的做學問。從而獲得了文學界、學術界一致的高度關注與好評。書稿審讀者之一黃留珠教授指出：「長期以來，有關研究莊子思想的論著，可謂汗牛充棟，但關於他本人的傳記作品，卻不多見。人們轉來轉去，似乎很難跳出司馬遷所撰《史記》中有關莊周史料的框架，搞出一點新東西來。王充閏徹底打破了這種局面。該書以全新的視角，生動優美的語言，為我們展現出一個有血有肉、生活於兩千多年前的莊老夫子。」著名文學評論家古根指出：王充閏的這部傳記，出言有據，落筆有微，幾近無一字無來歷。這樣一種包含了「清儒家法」（蔡元培語）意味的史料性極強的莊子傳記，在迄今為止的莊學研究史上並不多見。也有評論人士這樣說：「（這《莊子傳》）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，作者過去三十幾年的成果全都以略過，只要有這一部，就可以垂之久遠了。」

而接下來的《國粹》《文化傳承》一經面世便產生了強烈反響。著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指出：「『國粹』一書，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史、傳統史、心靈史，祖先崇拜、生命符號、思想文化、人文地理以及生活哲學等，同樣也是歷史學家、思想史家所要處理的對象。它的不同凡響，就在於作者獨具特色的言說方式，也就是鮮明的文學性，藝術的超越性。這無疑是王充閏文學創作的又一次超越。」出版當年（2017），即榮獲「中國好書」稱號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作了介紹，現已印銷十幾萬冊。

圖文由客戶提供



▲作為特約嘉賓出席中國散文論壇



▲王充閏在自己的書房查閱資料

▲王充閏為寫莊子傳用15年的時間搜集資料，寫下8大本筆記

守正致遠的文學定力

守正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。正者，大道也，既包含道德操守，又包含客觀規律，還包含正確理論。作為一位優秀的作家，要在創作之路上實現不斷的超越，守正是至為關鍵的，就是說，不僅需要深厚的學養，出眾的才情，還必須有堅定的信念，崇高的理想，始終讓自己的創作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前行。

魯迅先生說過：「我們自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捨身求法的人……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」。然而，曾經有一段時間，在文學市場上出現了逃避崇高，調侃英雄的不良傾向，王充閏始終堅信，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，中華民族是崇尚英雄，成就英雄，英雄輩出的民族，和平凡年代同樣需要英雄情懷。因此，他在十幾部歷史文化散文中，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，分析人物，解讀事件，剖析問題，激濁揚清，頌揚了大量傑出的歷史人物，其中有政治家、作家、詩人、藝術家、思想家、科學家、知名人士、社會活動家等。

談到今後的研究方向、創作重點，王充閏告訴筆者，總的想法是，要發揮自己國學功力的優勢，憑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修養，通過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，盡最大努力做一些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工作，使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活在當代人的觀念裏與生活實踐中，充分釋放正能量，實現有活力、顯實效的傳承，而不僅僅封存於典籍中、書齋裏，只是一些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。本體是中華傳統文化，目標是轉化，要求是創造性；也就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依託，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資料，在現實條件下致力於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，讓傳統文化中的充沛價值理念助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。這樣，寫出的作品就應一頭聯結着傳統文化，一頭進入到新文化體系之中，使傳統文化中的厚重精神資源支撐現代化各項事業的發展，凝聚華兒女，共襄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圖偉業。

在他看來，這類研究與寫作，實際是參悟歷史、叩問人生、認識自我，抵達歷史深邃，同已逝的古人進行生命對話，着眼於以優秀民族傳統這把精神之火燭照今人的靈魂；在對古人進行靈魂拷問的同時，也進行着對於今人的靈魂探掘，包括作家自己的靈魂，一起在歷史文化精神中迎接考驗、經受撞擊，從而在歷史和現實之間，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，提振起作家人格力量 and 批判精神的橋樑。

為此，他在創作與研究中，注意把握三點：

歷史是一個傳承積聚的過程，一個民族的現在與未來都是對歷史的延伸。而文學，則是歷史敘述的現實反應，在人們對於文化的指認中，真正發生作用的是對事物的當下認知。因此，寫作中應注視現實的針對性，努力做到以新見解、新發現、真性情、現實感灌注於史料解讀之中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力求實現思、詩、史的結合，以史事為依託，從詩性中尋覓激情的源流，在哲學層面上獲取昇華的階梯。通過文史聯姻，使文學的青春笑靨卸下無法克服的種種矛盾與悖論。在《老皇帝的難題》《歷史上的血腥家族》中，他把封建帝制的怪圈，兩千年無法解開的死結，暴露得體無完膚——為了家天下，實行「嫡長子繼承制」，這就必然要放棄選賢任能的標準，結果白痴、娃娃皇帝登基，再不就是宮廷內亂，禍起蕭牆，出現一個接一個的血腥家族。在《馴心》一文中，他以形象、生動的語言，通過大量的典型事例，披露所謂「康乾盛世」的清王朝不擇手段，殘酷鎮壓與馴服知識分子的暴行，……起到了了一定的撥亂反正作用。

幾十年來，王充閏的創作堅守正確的文學方向，與祖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，為講好中國故事、傳播正能量做出不懈的努力。一次，他到陝西榆林開會，在飛機上看到一條信息：陝北榆林老農技師朱序瑋，退休後二十年如一日，義務指導各地植樹造林，拒絕接受報酬，被當地民眾稱為「綠聖」，自發為他樹碑立傳。他覺得這位農民事跡應該大力宣揚，於是，直接趕到現場採訪，當有感入肺腑的文化大散文《留下片綠蔭》。



▲王充閏利用參加陝西榆林詩會期間，採訪當地農民造林模範朱序瑋（左），寫出感人肺腑的散文《留下片綠蔭》